

冊府元龜

九

台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發行

第九冊

冊府元龜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冊府元龜第九冊目錄

卷四〇四	識略三	四八〇一
卷四〇五	識略四	四八一三
卷四〇六	清儉	四八二四
卷四〇七	正直	四八二九
卷四〇八	諫諍	四八三五
卷四〇九	退讓一	四八五二
卷四一〇	退讓二	四八六一
卷四一一	壁壘	四八六九
卷四一二	間諜	四八七八
卷四一二	仁愛	四八九〇
卷四一三	得士心	四八九五
卷四一三	禮賢	四九〇四
卷四一四	薦賢	四九〇九
卷四一五	召募	四九一五
卷四一六	訓練	四九一八
卷四一七	赴援	四九二〇
卷四一七	傳檄一	四九三五
卷四一七	傳檄二	四九四九
卷四一七	強明	四九六五
卷四一七	德義	四九六六
卷四一七	引咎	四九七二

卷四一八	不顧親	四九七六
卷四一九	受命忘家	四九七九
卷四二〇	嚴整	四九八〇
卷四二一	持重	四九八九
卷四二二	以少擊衆	四九九三
卷四二二	掩襲	四九九八
卷四二三	任謀	五〇一〇
卷四二四	推誠	五〇一九
卷四二五	任能	五〇二五
卷四二六	討逆	五〇三一
卷四二七	死事一	五〇四二
卷四二八	死事二	五〇五三
卷四二九	將帥部(二)	
卷四三〇	招降	五〇六七
卷四三一	受降	五〇八二
卷四三二	料敵	五〇九〇
卷四三三	守邊	五一〇五
卷四三四	拓土	五一一四
卷四三五	乞師	五一一八
卷四三六	致師	五一二四
卷四三七	器度	五一二六
卷四三八	讓功	五一三〇
卷四三九	不伐	五一三二

勤戎事

五一三四

卷四三二

矯命而勝

五一三八

立後效

五一四二

卷四三三

輕財

五一四八

示弱

五一五〇

卷四三四

獻捷一

五一五四

卷四三五

獻捷二

五一六七

卷四三六

繼襲

五一七六

卷四三七

強復

五一八四

失士心

五一九〇

卷四三八

無功

五一九四

奔亡

五二〇一

卷四三九

要君

五二〇七

違命

五二一〇

擅命

五二一四

卷四四〇

交結

五二一八

忌害

五二二一

卷四四一

敗衄一

五二二九

卷四四二

敗衄二

五二四〇

卷四四三

敗衄三

五二五四

卷四四四

陷沒

五二六七

卷四四五

無謀

五二七八

逗撓

五二八二

軍不整

五二八六

卷四四六

觀望

五二八九

生事

五二九三

卷四四七

違約

五二九九

徇私

五三〇一

縱敵

五三〇三

卷四四八

輕敵

五三〇五

殘酷

五三一

報私怨

五三一八

卷四四九

殺降

五三二〇

專殺

五三二二

卷四五〇

失守

五三三〇

譴讓

五三三六

卷四五一

爭功

五三四三

矜伐

五三四七

卷四五二

讎閤

五三五

卷四五三

翻覆

五三六四

怯懦

五三六九

卷四五四

豪橫

五三七七

奢侈

五三八三

專恣

五三八六

卷四五五

貪黷

五三九〇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爾施 叅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六十五

識畧第三

南齊劉懷珍爲宋安城王撫軍司馬領高平太守時朝廷以桂陽王休範之命中書舍人劉道隆宣旨以懷珍爲冠軍將軍豫章太守懷珍日休範雖有禍萌安敢便發若終爲寇必請命奉律吞之今者賜使

冊府元龜

將帥部 識畧三

卷之四百四

恐成猜迫固請不就

裴叔業爲屯尉較尉時後魏侵司豫二州以叔業爲將軍主征討太祖初卽位羣下各獻讜言建元二年叔業上疏曰成都沃壤四塞爲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超趙雍齊亂於漢世譙李冠於晉代成敗之跡事著前史頃世以來綏馭乖失地惟形勝居之者異姓國實用武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秦爲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破岷漢分部戍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姦蠹威令旣行民吏必服

周山圖爲左中郎將時沈攸之事起世祖爲西討都督啟山圖爲軍副世祖留據金城衆議益城小難固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大衆致力川嶽可爲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世祖委山圖以處分事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

蕭穎胄爲冠軍將軍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兗州府事時後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勅穎胄拔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捲欲南渡穎胄以賊勢尚遠不卽施行魏人亦尋退

戴僧靜爲征虜將軍淮南太守時巴東王子警殺劉

冊府元龜

將帥部 識畧三

卷之四百四

二

佐世祖名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啟曰巴東王年少長史捉之大急念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遇悞殺人有何大罪官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敢奉勅帝不答而心善之

李安民爲中領軍先是宋泰始以來內外頻有賊寇將帥已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師安民上表陳之以爲自非准此嘗備其外餘軍悉皆輪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帝納之故詔斷衆募

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都督益寧二州軍事時劫帥韓武方嘗聚黨千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能禁行旅

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棕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爲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啟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甲馬不肯就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爲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晝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貢遣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晝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居二日曇晝還說顯達遣家累已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在乃前

冊府元龜

將帥部
識略二

卷之四百四

三

梁柳惲爲冠軍將軍征東司馬時齊東昏未平士猶苦戰惲上牋陳便宜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乃遵漢祖寬大愛民之義高祖從之蕭景爲信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時魏荊州刺史元志率衆七萬寇涪溝驅迫羣蠻悉渡漢水來降議者以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爲矛楯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

柳忱爲冠軍將軍時郢州平蕭穎胄議遷夏口忱諫以爲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民心穎胄不從

俄而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韋敞爲輔國將軍旣破魏小岷城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畧等至合肥久未能下敞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卽此是也乃堰淝水親自表率頓之水通舟艫繼至魏初築東西小城夾合肥敞先攻二城旣而魏援將楊裔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表請益兵敞笑曰賊已至城下亦復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微衆猶如吳蓋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

冊府元龜

將帥部
識略二

卷之四百四

四

羊侃爲將時侯景反逼城賊旣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欲出擊之高祖以問侃侃曰不可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自相騰踐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此乃示弱非聘王威也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及交鋒朱异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

後梁尹德毅爲將宣帝嘗初爲梁王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後周太祖令柱國于謹平江陵立誓爲梁主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乃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城西名曰助防外示助答備禦內實兼防

晉也初江陵賊梁元帝將王琳據湘州志圖興復及
晉立琳乃遣其將潘純隨侯方兒來寇晉出師禦之
純隨等退歸夏口晉之四年晉遣其大將王操率兵
畧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五年王琳又遣其將
雷柔襲陷監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
相持稱藩乞師於晉晉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
齊德毅說晉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
歸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
成大功今魏虜貪林爾顧弔民伐罪之義必欲肆其
殘忍多所誅戮俘囚士庶並爲軍實然此等戚屬戚

冊府元龜

將帥部
議畧三

卷之四百四

五

在江東念其充餌豺狼見拘異域痛心疾首何日能
忘殿下方清宇宙紹茲鴻緒悠悠之人不可門到戶
說旣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旣殺人父兄孤
人子弟人盡讐也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
犒師之禮非無事故若殿下爲設享會因請于謹等
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
命果毅掩其營壘斬馘連醜俾無類江陵百姓撫
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卽銓受旣荷更生之惠孰不欣
戴聖明魏人懾息未敢送死僭辨之徒折簡可致然
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繼堯復禹萬世一時曷刻之

聞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
反受其殃願殿下恢弘遠畧勿懷匹夫之行舍不從
謂德毅曰卿之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豈
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祈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
也旣而合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晉乃追
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致於是

後魏莫題爲幢將領禁兵道武之征慕容寶也寶夜
犯營軍人驚駭遂有亡還京師者言官軍敗於栢津
京師不安南公元順因之欲攝國事題謂順曰此大
事不可輕爾宜審待後要不然禍將及順乃止以功

冊府元龜

將帥部
議畧三

卷之四百四

六

拜平遠將軍賜爵扶柳公進號左將軍改爲商邑公
張蒲爲內都大官明元太恒初丁零翟猛雀驅逼吏
民入白嶠山謀爲大逆詔蒲與冀州刺史孫道生等
往討道生等欲徑以大兵擊之蒲曰良民所以從猛
雀者非樂亂而爲皆逼凶威強之耳今若直以大軍
臨之吏民雖欲反善其道無繇又懼誅夷必并勢而
距官軍然後入山恃阻誑惑愚民其變未易圖也不
如先遣使喻之使民不與猛雀同謀者無坐則民必
喜而俱降矣道生等以爲然且以奏聞明元詔蒲軍
前慰喻乃下數千家還其本屬蒲皆安集之猛雀與

親黨百餘人奔逃蒲與道生等追斬猛雀首送京師崔玄伯爲周兵將軍時明元以郡國豪右大爲民蠹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

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竝起守宰討之不能禁明元乃引玄伯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

建元城侯元屈等問曰前以凶狡亂民故徵之京師而守宰失於綏撫今有逃竄今犯者已多不可悉誅

朕欲大赦以紓之卿等以爲何如屈對曰民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

玄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爲本何能顧小曲直也冊府元龜將帥部卷之四百四

譬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法度不平必須蕩而更制大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

屈言先誅後赦會於不能兩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誅之未晚明元從之又并州胡數萬家

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率師討之敗績明元問羣臣曰胡寇縱暴人衆不少表等已不能制若不早

誅則良民大受其害今旣盛秋不可爲此小盜而復興衆以廢民業將若之何玄伯對曰表等諸軍不爲

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盛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軍爲胡所

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討之賊聞之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號爲威猛胡醜畏服諸將莫及明元從之遂平胡寇

陸侯爲平西將軍安定鎮大將旣至懷柔羗戎莫不歸附後遷平東將軍懷荒鎮大將未朞諸高車莫弗

訟侯嚴急待下無恩還請前鎮將郎孤太武詒許之徵侯還京旣至朝見言於太武曰陛下今以郎孤復

鎮以臣愚量不週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太武疑謂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

叛太武聞之大驚卽召侯問其知敗之意侯曰夫高冊府元龜將帥部卷之四百四

車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爲其上臣所以莅之以威嚴節之以憲綱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

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百姓譏臣爲失專欲以寬惠治之仁恕待

之以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週朞年無復上下然後收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又以侯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

平西將軍長安鎮大將與高梁王那擊蓋吳於杏城大破之獲吳二叔諸軍將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夫

長安一都險絕之士民多剛強類乃非一清平之時

仍多叛動今雖良民猶以爲懼況其黨與乎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吳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也諸將咸曰今來討賊既破之獲其二叔惟吳一人何所復至俟曰吳之悖逆本自天性今若獲免必誑惑愚民稱王者不叛妄相扇動爲患必大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頭猶能爲害況除腹心之疾而曰必遺其類其可乎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殺更有所求遂去不反其如罪何俟曰此罪我與諸君當之高涼王那亦從俟計

冊府元龜

將帥部
識畧三

卷之四百四

九

遂捨吳二叔與之及期吳二叔不至諸將皆咎於俟俟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肯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俟之明畧獨決皆此類也

源懷爲車騎將軍性寬容簡約不好煩碎嘗語人曰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須太子細也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人足矣谷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伊馥爲振威將軍太武之將討涼州也議者咸諫言無水草唯司徒崔浩勸太武決行羣臣出後馥言於太武曰若涼州無水草何得爲國議者不可用也宜

從浩言太武善之

劉潔爲尚書令督諸軍取上邽時太武將發隴右騎卒東伐高麗潔進曰隴土新民始染大化宜賜優復以饒實之兵馬足食然後可用太武深納之

盧淵字伯源孝文時除豫州刺史以母老固辭會齊雍州刺史曹虎遣吏請降孝文以淵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逕起樊鄧淵面辭曰臣本儒生頗聞俎豆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惟陛下裁之軍期已逼孝文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爲周紡耳陛下宜審之虎果偶降

冊府元龜

將帥部
識畧三

卷之四百四

十

楊昱爲東南道都督時泰山太守羊侃以郢南叛侃兄深時爲徐州行臺州府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鮮也兄廢春秋貴之奈何以侃罪深也宜聽朝旨不許羣議

高開爲鎮南將軍孝文攻鍾離未剋將於淮南修故城而置鎗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開璽書具論其狀開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剋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遼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戍戍實少兵志稱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旣寡東

西縣濶難以竝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廻山倒海之威步騎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壘夫豈無人以大鎮永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剪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令明矣旣逼敵之大鎮隔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衆糧運難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繇於泗口沂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蓄敵先因積之資以拒水行冊府元龜將帥部 識略三 卷之四百四 十一

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須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嘗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旣剋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何者猶過數萬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乃旣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渡士卒

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維畜力以待敵彙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效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韓顯宗爲右軍府長史征虜將軍太和末孝文南伐顯宗統軍次緒陽南齊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齊人來擊軍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孝文詔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顯宗曰臣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疋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咽之近雖仰憑天威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掄斬冊府元龜將帥部 識略三 卷之四百四 十二

不多脫復高叟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歛豪卷帛解上而已孝文笑曰如卿此勲誠合茅社須臾陽平定簡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爲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

于忠領軍將軍烈之子宣武時爲左中郎將領直寢元禧之謀亂車駕在外變起倉卒未知所之忠進曰臣世蒙殊寵乃心王室臣父領軍符留守之重計防遏有在必無所慮宣武卽遣忠馳騎觀之而烈分兵嚴備果如所料宣武還宮撫忠背曰卿差強人意賜帛五百疋

邢巒爲安東將軍大破梁兵宣武詔曰淮陽宿豫雖已清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乘勝并勢推殄可率二萬之衆渡淮與征南掎角以圖進取之計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巒表曰奉被詔旨令臣濟淮與征南將軍掎角乘勝長驅實是其會但愚懷所量竊有未盡夫圖南因於積風伐國在乎資給用兵治戎須先計較非可抑爲必勝幸其無能若欲掠地誅民必應萬勝如欲攻城取邑未見其果得之利得之則所益未幾不獲則虧損必大蕭衍傾竭江東爲今歲之舉疲兵喪衆大敗而還君臣失計取笑冊府元龜

將帥部
識略三

卷之四百四

十三

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復邊陲俟之後動且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螂之志何能自息唯應廣備以待其來實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能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入其內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正欲屯兵蕭密餘軍猶自在彼欲言無糧運船復至而欲以八十日糧圍城者比未之前聞且廣陵任城可爲前戒豈容今者復欲同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堅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卒自弊若遣使赴彼糧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齋冬服脫遇冰雪取濟何方臣寧荷冊府元龜

將帥部
識略三

卷之四百四

十四

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剋狀若其不得其辱如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求迴臣所領兵統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云耕則問田奴織則問織婢臣雖不武忝備征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說謂難何容強遣詔曰安東頻請罷兵遲迴未往阻異戎規殊垂至望士馬旣殷無容停積宜務神速東西齊契乘勝掃殄以赴機會密累表求還宣武許之英果敗退時人服其議畧

廣陽王浟孝明時爲殿中尙書及沃野鎮人被六韓拔陵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浟爲北道大都督受尙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浟等諸軍退還朔州浟上書曰邊陲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繇來非一朝也昔皇后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徧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厯僕射李冲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斯役豐沛舊門仍防遑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鎮雖但爲虞候白直一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

冊府元龜

將帥部
識略三

卷之四百四

十五

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派兵殺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游宦獨爲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維邊任益輕雕底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歛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拊絕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增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尙書令臣崇時卽申文求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其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

率下失和拔陸殺之敢爲逆命攻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口盛此段之舉指望削平崔暹隼輪不反臣崇與臣逡巡後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西東部勒之叛朝廷更思浟言遣兼黃門侍郎鄭道元爲大使欲復鎮爲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浟復上言六鎮俱叛二郎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不必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嘗州要處更爲後圖

冊府元龜

將帥部
識略三

卷之四百四

十六

臨淮王昌弟孚孝明時爲尙書左丞蠕蠕主阿那瓌旣得反國其人大饑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賑給詔孚爲北道行臺詣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糧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卽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犂牛產羊餽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尙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從內若依臣請給賑新畜戀之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猜假令逼從事

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病恙將多憂愁致因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悖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饑命懸溝壑供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顯求宜見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計小各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畧可討論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之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京師嘗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計前世苦之力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

冊府元龜

將帥部
識畧三

卷之四百四

十七

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反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准昔成謀畧依舊事借以閒地聽使佃牧粗置官屬以示恩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反叛今北鎮諸將舊嘗云一人代外邊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志待降如受強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從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狄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不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爲費必大朝廷不許

李平孝明時爲撫軍將軍時南徐州表云梁蕭衍堰淮水日爲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爲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露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勅平前坐孝明手賜緋布百段

冊府元龜

將帥部
識畧三

卷之四百四

十八

楊椿爲安東將軍初獻文世有蠕蠕萬餘戶附降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之末叛走畧盡唯有一千餘家大中大夫王忠高平鎮郎育等上表徙置淮北防其叛走詔許之慮不從命乃使椿持節往徙焉椿以爲徙之無益上書曰臣以古人有言商不謀夏夷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於荒服之間者正欲說近來遠招附殊俗以別華戎異內外也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土思土則走叛狐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進失歸伏之心

退非藩衛之益徒在中夏而生後患愚心所見謂爲不可時入座議不徒遂徙爲濟州綠河居之冀州元倫之難果悉渡河赴賊所在鈔掠如椿所策又爲雍州刺史椿遇暴疾頻啟乞解許之以蕭寶寅代椿爲刺史行臺椿遇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因謂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賢於蕭寶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不少至於寶寅賞罰云爲不依嘗憲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稱吾此意以啟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冊府元龜將帥部卷之四百四十九

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昱還面啟孝明及靈太后竝不信納及寶寅邀害御史中尉鄴道元猶上表自理稱椿父子所謗詔復除椿都督雍岐南幽三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討蜀大都督椿辭以老病不行

辛雄爲司空長史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孝明欲親討以荊州爲先詔雄爲行臺左丞與前軍臨淮王或東趨華城別將裴衍西逼鴉路行稽留未進或以師次汝濱北溝求救或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唐突撓亂

近畿渠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時撲滅更爲深害王秉麾閭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專裁所謂臣率義而行不待命者也或恐後有失賊之責要雄符下雄以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或軍令速赴擊賊聞之果自走散

辛纂爲輔國將軍荊州軍司以禦齊將曹義宗會孝明國喪或以對敵欲秘凶問纂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

賀拔岳爲雍州都督刺史時爾朱天光將率衆拒齊冊府元龜將帥部卷之四百四十九

神武遣問計於岳報曰于家踰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衆豈能敵然師克在和但願同心戮力耳若骨肉離阻自相猜貳則圖存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錮關中以因根本分遣銳師與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果敗

傅永爲寧朔將軍中山王英之平義陽使司馬陸希道爲露版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彩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而英濟賞之歎曰觀此經筭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

王思正孝武帝時爲安東將軍齊神武潛有異圖帝

以思正可任大事拜中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正乃
言於帝曰高歡之心行路所共知雒陽四面失敵非
用武之地關中有峭函之固一人可禦萬夫且士馬
精強糧儲委積進可以討除逆命退可以保據關河
宇文夏州科合同盟願立功效若聞車駕行必當奔
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十年間習戰
陣勸耕桑脩舊京何慮不克帝浮然之及齊神武兵
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

北齊魏蘭根初仕後魏爲冠軍將軍岐州刺史從蕭

寶寅討破宛川俘其民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

卅府元龜將帥部卷之四百四 二十一

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虜皇威未接無所適從故
成背叛今當寒者衣之飢者食之奈何翦充僕隸乎
盡以歸其父兄

段韶爲親信都督從高祖拒爾朱兆戰于廣阿高祖
謂韶曰彼衆我寡其若之何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
之死強者得天下之心爾朱狂狡行路所見裂冠毀
冕拔本塞源卽山之會摺紳何罪兼殺主立君不脫
旬朝天下思亂十室而九王躬賡德義除君側之惡
何往而不克哉高祖曰吾雖以順討逆奉辭伐罪但
弱小在強大之間恐無天命卿不聞之也答曰韶聞

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朱外賊

天下內失善人智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闔不肖失職

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兆戰兆軍潰至世祖時以

功封懷州武德郡公宇文護母閭氏先配中山宮護

聞闕尚存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隣好時突

厥屢犯邊韶軍於塞下世祖遣黃門徐世榮乘傳齎

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

事可知護外託爲相其實王也旣以爲母請和不遣

一介之使申明情理乃據移書卽送其母恐示之弱

如臣管見且外許之待後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

冊府元龜將帥部卷之四百四 二十二

禮將送護旣得母乃遣將尉遲迥等襲雒陽

高昂爲冀州刺史大都督時高祖平鄴別率所部領

黎陽又隨高祖討爾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

王桃東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都督純將漢

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萬餘人共相參雜於意

何如昂對曰教曹所將部曲練習久前後戰鬪不減

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

領漢軍不煩更配高祖然之

杜弼以中軍大將軍爲行臺慕容紹宗軍司文襄令

陳政務之要可爲鑒戒者錄一兩條弼請曰陳曰天

下大務莫過賞罰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人服但能二事得中自然盡矣帝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

韓賢初爲爾朱度律帳內都督普泰初除前將軍廣
州刺史屬神武起義度律以賢素爲神武所知恐其
變遣使徵之賢不願應召乃密遣羣蠻多舉烽火有
如寇難將至使者遂爲啟得停賢仍潛遣使人通誠
於神武神武入雒爾朱官爵劍皆削除以賢遠送誠
款令其復舊

冊府元龜

船府元龜

將帥音
議界三

卷之四百四

二一三

其後雖蘭縣而外旁雖無敵軍然其地固險要
 至西非帝以西蠻族酋太恩順公
 朝朝無恙皆舊京時意不甚帝嘗恐之必資糧食兵
 重守此蘇天祚之寶固已為之集一二十平間皆海
 宇文夏能持合國盟約立也於茲固重乎此必當奔
 辭謝辭謝委藉委可以信信張命張可以君款關而
 俱友之誠關中非他國之同一人可與為友且士風
 有義帝曰高帝之心許都與其時雖關而失策也
 以恩五百日大專戰中軍大將皆與帝論兵恩曰公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爾德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六十六

識畧第四

後周陸通爲太祖夏州帳內督項之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傳岳軍府已亡散者太祖憂之通以爲不然居數日間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

王熙爲驃騎大將軍鍾華州時茹茹渡河南寇候騎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五

已至幽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專達召羅議之羅不應命謂其使曰若茹茹至渭北者王熙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繇周家小兒怯懦至此

韓果從太祖征討有功累遷都督果有權畧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
裴寬爲征虜將軍從防主韋法保向潁州解侯景圍景密圖南叛軍中頗有知者以其事計未成外示無

二往來諸軍間侍從寡少軍中名將必躬自造之至於法保尤彼親附寬謂法保曰侯景役得不肯入關雖託款於公恐未必信不若伏兵以斬之亦一時之功也如日不然須深加嚴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之然不能圖景但自固而已

赫連達爲雲中刺史大都督儀同三司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修拒守積時後乃送款武問諸將進止之宜開府賀蘭願得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而獲誠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窮兵極武仁者不爲且觀其士馬猶強城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五

池尙固攻縱克必將彼此俱損如其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可知况行師之道以全軍爲上武曰公言是也乃命將帥各申所見於是開府楊寬等並同達議武遂受修降師還遷驃騎大將軍保定初遷夏州總官三州五防諸軍事遒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格納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廚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
郭彥爲工部中大夫從尉遲迥攻雒陽迥復令彥與權景宣南出汝潁及軍次豫州彥請攻之景宣以城守旣嚴卒難攻取將欲南轅更圖經畧彥以奉命出